



人间沧桑话西湖

提起杭州西湖，谁不为之心驰神往？凡是到过杭州的人，谁又不为西湖的美丽景色所陶醉？西湖，不论是在“暖雾如烟薰翠柳”的春天，“桂花风送木兰桡”的秋天，还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夏天，“山头白皑六花铺”的冬天，它都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国际友人访问我国，也都慕名专程来到西湖游览观光一番。据传，国外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到了中国如不到西湖，等于没有到过中国。可见这个被誉为“东方日内瓦”的名湖，使多少人为之倾倒！“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唐朝诗人白居易的这两句诗，传神地写出了人们对西湖的无限缱绻眷恋的心境。

的确，西湖的秀山丽水，实在是太动人了。你看，它三面环抱着葱茏起伏的青山，层峦叠翠；中间涵藏着一泓清澈明净的湖水，碧波晶莹。环湖四周，柳色青青，繁花似锦，笑靥迎人。在茂林修竹丛中，亭台楼阁，交相辉映。数不清的名胜古迹，散布其间。说不完的故事神话，广为流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丘一壑，莫不浑然天成，相得益彰。一年四季，晴雨明晦，山光水色，变幻多姿。真是“山色湖光步步随，古今难画亦难诗”。据《四夷广记》载，在明朝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有个名叫答里麻的日本使臣到中国来，他慕名游

览了西湖之后，曾咏诗赞叹道：

昔年曾见此湖图，不信人间有此湖；
今日打从湖上过，画工犹自欠工夫。

这首诗本身虽不高雅，语无惊人之处，但却如实地道出了西湖景色之美，那种一唱三叹的倾慕之情，跃然纸上。事实上，要想传神地描绘西湖的仙姿丽质，恐怕任何丹青妙手，也不容易做到。

西湖如此美丽动人，固然是出于大自然的赐予，但一半还是依赖于人力的创造。自然的美和人工的美融合成一体，才构成了西湖美的极致。根据志书记载，远在秦朝时（公元前 221—207 年），西湖还是一个和钱塘江相连的海湾。现在的杭州城区，当年还是烟波浩渺，一片汪洋。耸峙在西湖南北的秀丽的吴山和宝石山，是当时环抱着这个小海湾的两个岬角。那时候，由杭州湾奔腾而来的海涛，可以直达现在的灵隐山一带。相传在公元前的二一〇年，秦始皇浮江东下巡游会稽（绍兴）时，曾在宝石山下停船，缆舟石上，故在宝石山麓，如今还留有“秦皇缆船石”的遗迹。后来由于潮汐的冲击，泥沙在两个岬角淤积起来，逐渐变成沙洲。此后日积月累，沙洲不断向东、南、北三个方面扩展，终于把吴山和宝石山的沙洲联成一起，遂形成了一片冲积平原，把海湾和钱塘江分隔了开来，原来的海湾变成了一个内湖，西湖就由此而诞生。在汉朝时（公元前 206 年—公元 220 年），这个湖泊虽已形成，但它仍随着潮水的涨落而出没，处在若有若无之间。只是到了隋朝（公元 581—618 年），湖泊的形态才基本固定下来。所谓“沧海桑田”，西湖

的成因，也是一个例证。

“西湖”这个名称，最早开始于唐朝。在唐之前，西湖有武林水、明圣湖、金牛湖、龙川、钱源、钱塘湖、上湖等名称。关于金牛湖这个名称的来历，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里说：“父老传言，湖有金牛，神化莫测，湖取名焉。”这个关于西湖的优美神话传说，在杭州是流传颇广的。旧传今之涌金门，就是当年湖中金牛涌现之处，“涌金门”亦因此而得名。到了唐朝，钱塘县治移至钱塘门内的冲积平原地带，因为湖在城的西面，从此就有了“西湖”这个名称。到了宋朝，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大诗人苏东坡守杭时，他咏诗赞美西湖说：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人别出心裁地把西湖比作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美人西施，于是美丽的西湖又多了“西子湖”这样一个雅号。自从“西湖”、“西子湖”这两个名称一出现，就不断见于历代诗人的诗词歌赋之中，而西湖原来的许多名称，就逐渐为人们所遗忘了。

西湖虽形成于隋朝，但在唐朝代宗以前，它还没无闻，象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不为人们注意。只是到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766—779年），名臣李泌任杭州刺史时，他为了解决居民饮水问题，就在人烟稠密的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六井，进行了初步的建设。此后，又经过历代劳动人民不断加以辛勤治理，璞玉经过人工雕琢，西湖才日渐放射出光彩，从而声誉日隆。现在的西湖，总面积为五点六平方公里。但在唐朝

以前，它比现在要大得多，很有些浩渺的样子。西湖缩小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历年来山洪带来的大量泥沙在入口处淤积，日渐扩展，遂使湖面日益缩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和达官豪绅不断占湖为田，因而使这个美丽的湖泊几没为“菱田荷荡”。历史上治理西湖较著名的为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鉴于西湖日渐壅塞，湖水干涸，农田苦旱，就组织民工大规模兴修水利，疏浚西湖，把挖出来的湖泥筑成长堤，并建石涵，使湖水泄蓄及时，以利农田灌溉，故西湖又有“石涵湖”之称。

白居易之后，北宋大诗人苏东坡对西湖的治理，也留下了很大的功绩。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任知州时，看到西湖葑草芜蔓，堙塞其半，于是就“募民开湖”，花工二十万，对西湖进行全面整治。除葑田，筑长堤，建六桥，植桃柳，并在湖中建立三塔（三潭），顿使西湖面貌焕然一新。现在的苏堤，就是当时开浚西湖挖出来的湖泥堆筑起来的。苏堤的建成，不仅给西湖增添了风采，而且也大大便利了西湖南北的交通。所以堤筑成之后，苏东坡曾满怀喜悦地写下了“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卷却西湖千顷葑，笑看鱼尾更莘莘”等感人的诗句。

在五代、明代和清代，也都疏浚过西湖。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明朝杭州郡守杨孟瑛（温甫）治理西湖的业绩。原来西湖自经苏东坡疏浚后，又年久失治，茂草丛生，故在宋末，杭州就有“平湖千顷生芳草，芙蓉不照红颠倒”的歌谣。到了元、明之间，苏堤以西，竟是阡陌纵横，尽为桑田；苏堤以东，也被划地筑起篱笆，种植菱芡。杭人痛惜西湖被豪绅强夺霸占，就作歌诅咒道：

十里湖光十里笆，编笆都是富豪家。
待他享尽功名后，只见湖光不见笆。

所以至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杨孟瑛任杭州郡守时，就极力仿效白、苏二诗人，锐意开拓。他不顾富户豪绅的阻挠，毅然拨银二万三千六百两，募民浚湖，先后花了一百五十二天，用了六百七十万个工日，拓展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余亩，使濒临淹没的西湖重放光彩，恢复了“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动人景色。因此明朝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称颂说：“西湖开浚之绩，古今尤著者，白乐天、苏子瞻、杨温甫三公而已。”西湖正是由于历代劳动人民对它不断的整理疏浚，巧手打扮，才使这个大自然赐予的湖泊，愈加千娇百媚，光彩照人了。

但是，西湖如果只有山水之秀，林壑之美，而没有那些和西湖景色结合在一起的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没有岳飞、于谦、张苍水、秋瑾这些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没有白居易、柳永、苏东坡、林和靖这些光照古今的诗人；没有遍布于湖光山色之间的名胜古迹和脍炙人口的“西湖十景”，那么，人们对西湖的兴味是不会这么浓厚的。西湖的美丽动人，正是由于它的秀丽的山水同灿烂的文化、著名的人物、历史的遗迹、美丽的传说荟萃一起，融合一体，才使得西湖更加富有诗情画意和浪漫主义色彩，因而也就更加使它声誉斐然，美名远播了。

西湖，是历代劳动人民用血汗亲手建设起来的，但在旧时代，劳动人民自己却无法享受它。历代封建统治阶级都把西湖霸占为私有，他们终日在湖上寻欢作乐，过着穷奢极侈、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笙歌宴舞，日费万金，故西湖在封建时代，

曾蒙上“销金锅”这样一个不光彩的称号。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故都日日望回銮，锦绣湖山醉里看，
恋着销金锅子暖，龙沙忘了两宫寒。

南宋诗人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和元朝宋无的这首题《西湖》诗，虽然都是讥刺南宋君臣偏安江南，纵逸耽乐湖山声色，游冶靡侈和置北地于不顾的丑恶行径，但实在也可作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在西湖过着荒淫无耻生活的真实写照。

解放前，西湖也和广大劳动人民一样，饱受灾难。许多具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亭台楼阁，破败的破败，颓落的颓落。许多名胜古迹，迭遭毁坏，或被湮没。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被辟为杀人场，致使这个地方荒冢累累，垃圾成山。荒芜的苏堤，任是莺歌三月，它也没有春晓。淤塞的西湖，一弯浊水，即便皓月中秋，三潭也映不出清朗的月色。西湖，只是当它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它才真正获得了生命。

解放以后，经过全面规划和精心建设，西湖的面貌已焕然一新。沿湖公园已连成一片，处处绿草如茵、花团锦簇。旧时环湖的濯濯童山，通过绿化，已是万木争荣，更加郁郁葱葱。散布在环湖四周修竹茂林间的名胜古迹和古代建筑，也经过一一修葺，改变了过去的荒凉破落景象。“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等公园经过扩建，已成为各具特色的规模宏大的公园。六桥、玉泉、灵隐和石屋、烟霞诸洞，已经作

了翻修。特别是西湖通过机械化疏浚之后，使原来只有七十厘米深度的湖水加深到二米左右，西湖更加清澈明净。新的建筑物，不断出现于绿荫掩映之中。人民的西湖，处处闻莺歌，处处报春晓。一九五九年二月，郭沫若同志来杭州游览西湖时，曾咏诗云：

雨后四山净，湖开一镜平。
霞光映碧波，水色入心清。
萼绿梅犹绽，芽黄柳待匀。
东风孕生意，跃进遍江城。

诗人不仅热烈赞颂了西湖历尽千年风霜，回到人民怀抱后，光彩照人的美丽湖山景色，同时以更大的热情歌颂了党的领导。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杭州这个古老的风景城市，在社会主义祖国的前进步伐中，日益焕发出青春的美。

可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杭州人民遭了灾殃，西湖也遭到了厄运。许多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又遭破坏，真是“西子”憔悴，湖山失色。杭州人民看在眼里，恨在心中。

东风浩荡遍地春，雨后湖山又一新。粉碎“四人帮”后，驱散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重重乌云，也抹去了笼罩在西子湖上的魔影妖氛，使西湖的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绿，景更美，重新焕发出光彩。在广大园林工人的努力下，倒塌的湖堤，已修葺重砌。一些被毁坏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文物，如岳坟、灵隐、飞来峰石窟造像、烟霞三洞等，也都先后重修和恢复。在党的阳光照耀下，随着社会主义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西湖这颗璀璨的明珠，必将放射出更加绚丽动人的光彩。

如今，西湖不仅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休憩的乐园，同时，杭州又是对外开放的重点旅游城市，西湖已成为我国人民连接五大洲朋友的友谊桥梁。它每年要接待多少宾朋客人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同世界各国交往中，西湖将作出更加出色的贡献。



柳浪莺声啼不尽

被誉为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是一座深为人们所喜爱的公园。它位于西湖的东南岸，在涌金门和清波门之间的濒湖地带。从湖滨前往，沿着南山路步行十多分钟即可到达。

柳浪闻莺虽然紧靠喧闹的市区，但却无市区那种令人烦恼的尘嚣。整座公园在远山近水的衬托下，显得开朗豁达，清新明净，环境幽雅，景色宜人。居住在市区的人们，每日清晨和黄昏时来这儿散步。因此，一年四季，总是游人不绝。

柳浪闻莺公园，素以葱茏的柳色和婉转的莺鸣闻名于世。这里地处西湖南岸，荟集了春柳五百多株。出涌金门，步入东首濒湖园门，一眼望去，沿着长长的湖岸向清波门伸展，尽是密密的轻柔袅娜的垂柳，仿佛为这座秀美的公园张挂起一道绿色的帐幔，真有柳引游人入画屏的意境。“晴波淡淡树冥冥，乱掷金梭万缕青”。每到烟花三月，绿柳笼烟时节，看万树柳丝，迎风飘舞，那光景宛若翠浪翻空，碧波汹涌。在那望不尽的浓荫深处，时而传来啾啾莺啼，声音脆美，委婉悦耳。柳浪闻莺公园由此得名。

前人对柳浪闻莺的优美景色，有很多动人的描写。明朝诗人万达甫的《柳浪闻莺》诗云：

柳荫深靄玉壶清，碧浪摇空舞袖轻；
林外莺声啼不尽，画船何处又吹笙。

明朝马洪的《柳浪闻莺·南乡子》词云：

翠浪涌层层，千树垂杨贴晓晴。两个黄鹂偏得意，
和鸣。疑奏鸾箫与凤笙。
金弹莫相惊，正是兰舟送客行。似惜春光如画里，
闲情。欲别频啼四五声。

这些佳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柳浪闻莺绮丽的风貌，读了谁不陡增游兴？

柳浪闻莺，原为宋朝的聚景园。南宋高宗、孝宗两朝，君臣纵逸，耽乐湖山，曾在西湖四周，建造了聚景、真珠、南屏、集芳、延祥、玉壶等许多御花园，以供随时游幸，寻欢作乐。其中尤以聚景园最为宏丽。据志书载，当时聚景园中，建有会芳、瀛春、览远、芳华等殿堂楼阁，以及花光、瑶津、翠光、桂景、滢碧、凉观、琼芳、彩霞、寒碧等亭台轩榭。清溪纵横，泉池澄碧，垂柳成荫，风摆成浪，故其处又有“柳浪港”之称。港上架柳浪、学士等桥。叠石为山，重峦窈窕。园内建筑，皆悬“御匾”。从前人这些记述里，足可想见聚景园的殿堂楼阁非凡宏丽，亭台轩榭极尽精美。

柳浪闻莺有不少古迹名胜，除聚景园外，还有仙姥墩和钱王祠等古迹。仙姥墩原是一个高约数丈的土墩，相传为仙姥卖酒之处。据《神仙传》云：仙姥原本是余杭的一个农妇，嫁于西湖畔的一户农家，善采百花酿酒。王方平（神仙）尝以千钱

与姥沽酒，饮而甘之。此后群仙时降，临此聚饮，因授药一丸，以偿酒价，姥服后飞升而去。过了十余年，有人经洞庭湖边，复见姥在洞庭湖边卖百花酒，遂呼为仙姥。当年仙姥在柳浪闻莺卖酒之处，就名之为仙姥墩。宋朝王安石曾有诗咏其事云：

绿漪堂前湖水绿，归来正复有荷花。
花前若见余杭姥，为道仙人忆酒家。

钱王祠是祀五代吴越王钱镠（公元852—932年）的祠宇。它本是钱镠的故苑。钱镠是临安人，先前以贩盐为业。唐朝末年，黄巢举行农民大起义，并进军杭州时，唐朝镇将董昌组织地主武装，任用钱镠为偏将。钱镠设伏兵击退了农民义军的先锋部队，以后就因军功逐渐升迁到节度使。此后又依靠武力，扩展地盘，建立了吴越国，以杭州为都城，号为吴越王，雄据一方。

钱镠虽然参加过镇压黄巢起义，但他治理杭州却是有功绩的。他曾大兴水利，设置撩湖兵士千人，专门从事西湖的疏浚工作。他又修筑钱塘江海塘，防止潮患。民间广为流传的《钱王射潮》等故事，就是讲述他战胜潮水的传说。

志书上有一则关于他的轶事，颇能说明钱镠的豁达。据说钱镠建国之初，有方士对他说：“王若改旧为新，有国止及百年。如填筑西湖，以建府治，垂祚当十倍于此。”钱镠回答说：“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乎，有国百年，吾所愿也。”因其有功于民，故后人就以其故苑改建为祠宇纪念他。

钱王祠内，宋时有苏东坡所书的表忠观石碑四块，故钱王

祠又有“表忠观”的名称。后因碑文字迹漫漶，石碑折裂而被废弃。现在的表忠观石碑，是在明嘉靖年间，由当时杭州知府陈柯重新易石摹刻的，是颇为珍贵的文物。

时间的浪涛，冲击着历史的陈迹。柳浪闻莺的依依杨柳，虽然一岁一枯荣，但当年规模宏丽、气象万千的皇家花园——聚景园，它早已随着南宋王朝的灭亡而变成荒丘瓦砾，不复辨认。正是“水际春风寒漠漠，宫梅却作野梅开”。曾为仙人光顾的仙姥墩，其神话故事虽代代传说，但是旧踪亦早就难觅。至解放前，柳浪闻莺荒草没胫，坟冢累累，垃圾成山，狐兔出没。“绿杨深处东风恶，愁煞黄莺不肯啼”，昔年的游览胜地，几为人们所遗忘了。

现在的柳浪闻莺，是一九五一年开始逐年整修起来的。解放前的所谓柳浪闻莺，仅囿于钱王祠的一隅之地，如今已扩建成为占地三百余亩的大型公园了。公园内部，又根据不同景目，划分为闻莺园、友谊园、聚景园、南园等四个各具特色的园林。除南园还在规划中外，闻莺园、友谊园和聚景园，都已初具规模，成了人们喜爱的游憩之所了。园内花木，除了大量栽种点景的杨柳之外，还配种了雪松、紫楠、女贞、广玉兰等许多常绿乔木。同时又夹种了许多樱花、海棠、碧桃、玉兰、绣球、月季等各种花卉。冰雪消溶，几度春风，树树繁花争艳斗妍，绚丽溢彩。它们与那乍吐新绿的杨柳交相辉映，那满园春色，格外撩人眼目。

人们游柳浪闻莺，总爱到闻莺园的闻莺馆坐坐。那里是公园的中心，也是公园的主景。亭廊相接、曲折有致的闻莺馆，就掩映在秀木繁荫之中。它的北面，是建筑别致的科技画廊；南侧是绿树环绕的露天舞台。在舞台和草坪之间，有水池相

隔，沿湖边，有新建的“柳浪桥”一座，与对面的柳浪闻莺碑亭遥相呼应。这里外景开朗，前后都是宽广的草坪。透过那轻柔的柳丝织成的风帘翠幕，可以窥见左面的苏堤、三潭印月，云烟蒙蒙；右面的湖滨公园，绿色长廊迤迤如带；正面的孤山、葛岭，恰似一幅天然画卷，镶嵌在白云蓝天之间。在此品茗小憩，近听枝头莺啭，远看湖山秀色，确是佳趣无穷。

闻莺馆后面就是友谊园。在那绿草如茵的草坪上，樱花簇拥中，矗立着一座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落成的“日中不再战”纪念碑。碑高三点一米，由米黄色的花岗石制成。正面镏金碑文，系日本国岐阜市市长松尾吾策所书。不久前，对这座纪念碑又进行了拓建，把原来的碑座台基升高到五十二厘米，四周嵌种了各种花卉，使整座纪念碑簇拥在鲜花丛中。中日两国是相隔“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但中日两国也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时刻。就以柳浪闻莺公园来说，在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时期，这里曾被划为禁区，树木被毁坏殆尽，成了枪杀中国人民的屠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中日两国人民在这里共同建立了这块碑，是有其特殊意义的。它反映了中日两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要求世代友好下去的共同愿望。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杭州和岐阜又结成了友好姐妹城市。日益增进的情谊，将如碑前烂漫的樱花，开得更加绚丽。

在“日中不再战”纪念碑周围，那樱花、海棠的花海里，最近又新建了友谊馆、鸽亭等造型美观的新型建筑，为柳浪闻莺公园增添了新容。这里放养着大群象征“和平”的鸽子，清亮的鸽哨与脆美的莺啭争鸣于红花绿树之间，使友谊园更加洋溢着和平与友谊的气氛。

从友谊园沿着蜿蜒曲折的林荫小径向东北漫步，即到旧钱王祠。钱王祠现在已改建为一座精巧优美的室内园林，沿用宋时旧名，仍名之为“聚景园”。园内有玲珑奇巧的假山，有清澈明净的泉池，有一排排花树掩映的漏墙花窗，有一座座古朴雅致的亭轩台榭。根据规划，这里将逐步恢复南宋聚景园中的会芳、瀛春、瑶津、寒碧等景目，使其成为江南园林的佳处。它虽然占地不大，却有迂回不尽之致。

漫步柳浪闻莺公园，纵目四眺，满眼是碧绿的水，碧绿的树，碧绿的草坪。它犹如缀在西子发髻的一块绿宝石，光彩夺目。

和柳浪闻莺相连的即为涌金公园。这里是传说故事里所传金牛涌现的地方。宋时，因这里至钱塘门五里堤岸遍插垂柳，所以又叫“柳洲”。宋朝郭祥正《柳洲》诗：

春光湖水满，春色柳洲深；
莫作风中线，条条系客心。

元朝贡性之诗：

涌金门外柳如金，三日不来成绿荫；
折取一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

都是咏述这里秀丽景色的。

在这块宽阔的地带，从前曾建有问水亭、集贤亭、耸翠楼、湖堂等建筑。清朝时，总督李卫在此作校场，并建射亭，称为“亭湾骑射”，为旧时西湖十八景之一。不过这些古代的

遗迹，早已荡然无存。一九五六年，有关部门以其地辟建涌金公园，临湖处构筑花廊。一九五七年，又增建了金鱼园，种植了碧桃、荷花、紫薇、蜡梅等四季花卉，与柳浪闻莺连成整体。

现在，涌金公园又改建为儿童公园，园内设置了大象滑梯、电动风车、电动飞机、光电射击、独木桥等活动项目，成了少年儿童乐园。



渺渺平湖三翠岛

站在湖滨，凭栏纵目眺望，透过那漫漫雾霭，可以看到有三座翠绿秀丽的小岛，“品”字形地浮在软缎似的碧波之中。这就是西湖著名的湖中三岛——小瀛洲、湖心亭和阮公墩。岛上绿树丛中，粉墙隐现，翘角微露，恰似神话传说中的海上仙山琼阁，激发起人们前往寻幽探胜的兴趣。

西湖三岛，以小瀛洲为最大，总面积达一百零五亩。全岛以环形翠堤围绕而成，大湖包小湖，岛中套小岛，是湖中风景最优美的地方。

小瀛洲，并非丽质天成，它完全是由人工堆筑起来的，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杰构。它的最初建设者，为北宋时的大诗人苏东坡。北宋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东坡谪任杭州知州时，倡导疏浚西湖，发动民工大兴水利，利用挖掘出来的葑泥，筑成那条著名的“直通南北两山春”的苏堤。为使西湖长治久安，还在堤外湖水最深处，立了三座瓶形石塔，名之为“三潭”。下令三塔以内，不许侵为菱荡，以防湖泥再次淤积。三塔之外，募人种菱取息，以作修湖之资。南宋时，祝穆、马远等因其地风景秀丽，波光潭影，是湖中赏月最胜处，遂名之为“三潭印月”，从此就成为西湖著名的十景之一。元朝诗人尹廷高有诗赞云：

坡仙立塔据平湖，天影清涵水墨图；
夜静老龙鳞甲冷，冰壶深处浴明珠。

不过，东坡所立三塔，却非现在的三塔。其旧址亦不在现在三塔这个地方。据志书记载，其南塔在苏堤的第三桥（望山）左，其中塔在第四桥（压堤）左，其北塔则在第五桥（东浦）左，三塔相距甚远。

东坡所立三塔，在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被当时的杭州地方官阴子淑捣毁，仅留下了三个塔基。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杨孟瑛复浚西湖时，连这三个残存的塔基也都被掘去，不留痕迹。

明朝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当时的钱塘县令聂心汤忽发奇想，想在西湖里面建造一个放生池，于是就仿东坡募民浚湖故事，取葑泥在湖中堆筑了一个小岛，又在岛外筑了一条环形堤埂，使其成为“湖中之湖”，作为放生之所。在岛上还建了一座湖心寺，令寺僧看守，禁绝渔人越界捕鱼。他为了恢复三潭旧迹，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又在堤南湖中，重建了三座石塔。这三塔每塔高约二米，塔基方形，塔身球形，四周挖有五个小圆孔，塔顶呈葫芦形，造型美观。远远望去，仿佛是倒覆石香炉的三只巨足。故在民间有鲁班兄妹造石香炉，镇压湖中黑鱼精的动人传说。从此，这里就成了一个“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绝妙所在。

竟日幽寻历翠微，濠梁风景更依依，
桥纤曲槛犹凭几，水约寒云欲浸扉。
何处沧浪堪濯足，此间鱼鸟独忘机，